



## 又到麦收季

□ 宋广浩

日子总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。前几日回家，从车窗望出去，风儿轻轻掠过，麦田像金色的海洋一般，此起彼伏。突然想起，又到麦收季了！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好多年没看割麦子了，也有好多年没体会过像是战场一样的麦场了。童年父辈们割麦时那热火朝天的场景，又被回忆一下子推到了面前，一幕幕在眼前重演。

不像现在，有收割机、脱粒机，那时割麦全部是最原始的劳作方式。人们拿着沿用了几千年的镰刀，一镰一镰地割，再用碾一粒一粒地碾，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在农村，割麦子是要放麦假的，七八天吧，这是城里的孩子享受不到的假期。在麦收关口，我们这些几岁、十几岁的孩子，也算得上重要的劳动力。小小年纪的我那时就知道“抢场夺麦、虎口夺粮”的道理。麦子不入场归仓，谁也享受不

到歇息的权利，那可真是“粒粒皆辛苦”。

收麦子的时间一到，农民们往往趁天上的星都还没散尽便下地了。这时会有清凉的风吹来，是割麦最舒服的时候。放眼望一望麦田，便会被一种风景感动。风吹麦田，夹杂着麦香的麦浪滚滚涌涌，如千层波涛，田野尽染金黄……这时你的脑际会闪过那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当然，这美好的感动和这美好的画面，很快会被随之而来的劳苦所淹没。

那时候，常常是早上披着星星走，晚上戴着月亮回的。割麦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。麦田成垄，往往是每人一垄，四行割一片麦子，齐头并进，一人一席，割完再一席。或者是从第一个人开始，割上两米远，第二个人再搭镰，以此类推，形成阶梯。谁割的麦子谁捆，手里把着镰割，腰里挂着草绳，割几步捆一捆，一边擦汗，割几步捆一捆。孩子们忙着将麦把一趟趟地向地头扛，也干得热火朝天。

吃饭大都在田间地头，

喝点自带的粥，啃上几口干馍，这就是吃饭了。那时候只有饭，没有菜，能有棵大葱，有个咸鸡蛋吃就是不错的饭食了。家里劳力多的，有人到田地里送饭，就能享受有粥有菜的待遇。

稍作休息后，要继续干活。这时候，太阳就慢慢地毒辣起来，炙热地烤着背。这还不是最难受的，最难受的是到了中午时分，大地被太阳烤透了，地下的热气直往上蹿，上面的阳光也毫不留情地泼下来，脸上的汗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头发像是用水洗过一样，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脖子上的汗水也顺着背往下淌。手和胳膊被麦芒刺得又痒又痛，腿和脚不时被割过的麦茬戳划得泛着红红的印痕，再被汗水一腌，又黏又痛！热辣辣的风却噎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风从耳际走过，像是火刀一样割得皮肤生疼。这时候是最考验意志力的。人的精神和体力都到了疲劳的极限，可是因为怕遇到突变的天气，没

有人会停下来歇息。割完的麦子父母会一趟趟用架子车拉着送往麦场，我则会像个小牛犊一样在前面拉着绳子。

投入紧张的麦收之后，才知道原来背后隐藏的是腰酸、是背痛、是永无休止的汗水。

麦子割完后，整个麦收时节的重心就转移到麦场上来了。将早时运来成捆的麦子摊开，用杈翻挑、晾晒，等到麦粒都要张开口的时候，家里有牲口的，就可以套上枷，套上石碾，人只需要站在场地中间，紧紧地拉住缰绳，代人劳作的牲口就会转圈打麦了。

割麦的镰刀上了墙，农民麦收不再忙。而今，联合收割机一下地，几个小时过后麦子就进了仓，打出的麦粒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不带一点麦糠。这种事，当初站在地头望着麦浪的农民们恐怕是无法想象的。如今，披星戴月的人工收割很少见了，而烈日下繁忙的麦收场景则永远留在我童年记忆的长河中。

## 陌上麦浪泛幽香

□ 马云丹

坐窗前，放眼蓝天白云，一手持旧书，一侧置老茶，此趣自欢喜，夏风荡心舟。

窗外有邻人说要收麦了。顷刻间，眼前便是陌上麦浪起伏，已有麦香扑鼻来。

哦，是了，荷叶渐圆，芭蕉渐阔，新绿也渐幽，那麦穗也是骄傲在光景中的，而她却只是一副实诚的、喜悦的样子，实在招人爱。

呷口老茶，依了窗栏，低眉闭目，那麦浪一波一波荡漾而来，还有老烟火、陈往事也从心海潮涨起来。日子从来不会寡淡，味道向来是通向家乡最近的路，亦是链接记忆最快的光波。

行走陌上，迎着麦穗青春的气息，指尖划过麦芒，张扬的芒尖宣示着青

涩主权。选几棵志气高昂的麦穗，以九十度的姿态邀她入手中，共舞一曲人间清味。

此时的麦穗，毕竟是刚嫁来的小媳妇，性情再倔强也是乖了些的。将她合于掌心内，只留麦秆儿在虎口外，慢慢揉搓，待芒尖的反抗慢慢消停后，麦粒儿离了麦秆，取走麦秆再继续揉搓，直到麦粒褪下青衫，两手相颠着，鼓起嘴巴吹几口气，麦壳飞出掌心，只剩一把青青麦粒安稳在掌心，等待安置。

清清又青青的丰满身姿，幽幽又悠悠的阵阵清香，还费什么心思呢，唯有一口逮了来才痛快。麦浆瞬间柔情四溢唇齿间，就这么美好。这是最原始的爱意拥抱了最清纯的麦香。

烟火总是绕不过味蕾的。折一把麦穗，在田间寻两块石头，随手划拉一把干枝，放于两石之间点上火，拿着麦穗在火上燎一番，燎去麦芒，燎得她青衫泛黑泛黄。此时再合于掌中揉搓，那旧衣衫很快便剥落下来，可这也挡不住麦香起伏，而且清香中混入了烟火味，更让人容易亲近了。没有比烟火味更俗更长久的味道了，就是这烟火味才让岁月长生不老的。

染一手烟火色，抹一嘴黑灰的麦灰，与伙伴们相互取笑彼此的贪婪样。笑声里再次升腾起烟火气息，随着麦浪波及开去。

举着一扎麦穗回家，将其放入蒸锅，水开五分钟便有麦香来催熄火。开盖放凉后再合于掌中揉搓，麦粒更具青春活力，入口Q弹，香

气醇厚，别是一番风味。

若是将这些蒸过的麦粒放碾上碾成碾转，这可是儿时顶顶好的美味零食。亦可盛入碗中，调入蒜汁和香油做一盘夏日开胃小吃，色泽青柔，模样纯朴，那味道是嘎嘎香呀。

关于麦子的吃法是讲不完的，而我最想折一把麦穗插入我那白陶瓶中，这样的景才是我惦念的。折字真好，清脆的一声，便让麦穗成了花儿，极美极美的。

一瓶麦穗可将千亩麦浪移到眼前。时光啊，你就匆匆吧，可你是怎么也带不走这可爱的，青春的，美丽的，诱惑的麦香的。

一阵清凉的风吹过，云上投射下金色光线，是麦穗的颜色，闪烁着麦香，看得见，嗅得着。麦香啊，麦好香啊，你闻到了吗？

## 勇敢做自己

□ 谢锐勤

因为工作原因，不能常常回家，近期跟女儿视频时，她总是说“勿看、勿看”，一边生气，一边故意扭头躲开镜头。作为一个2岁半的小朋友，能这样勇于表达拒绝，哪怕是面对自己的爸爸，我很欣赏，并未因此恼怒。

六一儿童节要到了，如果要给女儿一些寄语，“勇敢做自己”就是我想表达的主题。

在安全的底线上，我支持她去做一切探索。无论是爬上陡峭的崖壁，还是从高处跳下；无论是在河道乱石中穿行，还是在积水与污泥中蹦跳；无论是将自己涂得满身彩画，还是将玩具拆得四分五裂，只要不影响到他人，我都协助。探索是认知世界的方式，如果连童年都没好奇心 and 想象力，那成年后人生该多无趣啊！

同样我也支持她拒绝不想做的事情。不想看书了不必看大人的脸色，不想参与玩耍了不必看旁人的反应，不必为博取礼貌的表扬而硬叫陌生的长辈，不必为得到懂事的称赞而不情愿地分享玩具。长大之后，她将会发现，很多人因不敢拒绝而给自己带来不少不必要的麻烦，如果不能从小学会真实地表达拒绝，又怎能奢望长大后就有勇气呢？

拒绝他人也意味着不必寻求外界认可。“天马行空”地描画线条，“独具一格”的搭配黄裙子与雨靴，颇具破坏力地撕开手指书隐藏的部分，哪怕行为再“幼稚”，只要开心，我都尽量满足。勇敢做自己是有所代价的，可能会被质疑、被嘲笑、被讨厌，那又如何？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与花型，你就是你，不一样的烟火。

不寻求外界认可也意味着有接受挫败的勇气。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做自己喜欢的事也需披荆斩棘，从小就提升抗挫败能力，培养强大的内心和稳定的情绪。

“勇敢做自己”并非怂恿她去做个孤僻之人，或哗众取宠。作为一个2岁半的小孩，也许有人会现在说“勇敢做自己”尚早，但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，心力的累积不可能瞬间完成，自我管理、自我成长、自我驱动是每个人一生的课题。

“勇敢做自己”是希望她此生做个追梦的孩子，从小生活在自主与喜欢的世界里，内心坚定而执着，不轻易被打败，不轻易放弃，即便实现梦想慢点也无所谓，一时失去也不重要，只要心中有光，你就能用喜欢的方式过好此生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